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一至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崧承志

謄錄監生臣華光楣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一

宋杜大珪編

潘武惠公美傳

寶錄

潘美大名人父璘以膂力應募隸兵籍遷軍小校戍常山以病免歸鄉里美少有大志隸府中典謁時漢政荒亂美私語里人王密曰漢氏歷數將終完臣肆虐有三靈改卜之兆大丈夫當於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豈宜碌碌然與萬物共盡會周祖鎮大名世宗自環衛領牙門

軍美遂解職委質焉世宗即位補供奉官從征高平配
美精卒數千扼江渚嶺虜果由其路來援美堅壁不與
戰虜遁去以功遷西上閣門副使凱旋遷正使出監陝
州軍俄遷東上閣前使從征關南遷改引進使世宗將
用師隴蜀命美護永興屯兵因令經度西事恭帝嗣位
召為客省使太祖素與美厚善及為諸軍推戴還入京
城即遣美往見執政美因敷述天命以諭之陝帥袁彥
性兇率恣行威福羣小用事多殺人取財賄陝民苦之

復日夕繕治甲兵太祖慮其為變遣美監其軍遂圖之
美單騎入城諭以受命之事因諷令入朝彥即治裝上
道上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諭令朝覲成我志矣
李重進叛命美乘傳發宿州兵擊賊會以石守信為招
討使即以美為行營都監揚州平留美為巡檢以鎮撫
之車駕還都錄其功授秦州團練使屬湖南軍亂其將
汪端友叛朝廷興師翦滅人心未寧以美為潭州防禦
使賜黃金帶御馬嶺南劉鋹數寇桂陽江華美率兵擊

走之郡界溪峒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略
為居民患美率兵深入窮其巢穴斬首萬餘級餘黨潰
散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已奉市牛酒宴犒賜金帛以
慰撫之夷落遂定乾德二年又與南面兵馬都監引進
使丁德裕朗州團練尹崇珂衢州刺史張繼勳率兵克
郴州即日繼勳為刺史開寶三年九月征嶺南以美為
賀州路行營馬步都部署遣使十餘發諸州兵赴賀州
是月進兵克富州敗廣軍萬餘衆進師至臨賀銀遣將

仵彥柔率萬餘衆來援美逆戰於南鄉俘千餘人斬首
數千級彥柔衆大潰克賀州十月又下昭桂連三州西
江諸州相繼而下即以美爲南面都部署長驅至韶州
其地越人之北門也衆十餘萬背城而陣以待官軍美
揮兵乘之銀軍大敗棄甲而遁俘斬數萬計拔韶州銀
既窮蹙四年二月遣偽諫議大夫王珪詣軍門求通好
罷兵又遣偽左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
中乞降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淮等赴闕銀復遣其

第保興率衆拒戰美即率厲士卒倍道趨柵頭去廣州
百二十里銀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
壘休士與轉運使王明及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柵若
構火以焚之必擾亂以銳師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
分遣丁夫數千人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
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銀衆驚擾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
之銀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抵城下銀盡焚其府庫及
克其城擒銀送闕下露布告捷即日命美與尹崇珂同

知廣州兼市舶使五月錄功就拜山南東道節度五年
兼領南道轉運使土豪周思瓊聚衆負海為亂美討平
之嶺表以定七年召還命升殿慰勞賜御馬玉帶八年
秋議征江南九月遣美與步軍都虞候劉遇東上閭阨
使梁迥並率兵先赴江陵十月既命美為昇州西南路
行營馬步軍戰權都監與曹彬偕往自江陵發兵進討
秦淮次時舟楫未具美率兵先赴號令軍中曰美受詔
提曉果數萬人戰必勝攻必取豈限此一帶水而不徑

度乎遂率麾下涉水大軍隨之吳師大敗及采石磯浮梁成吳以戰艦二十餘艘鳴鼓沂流而上急趣浮梁美麾兵擊敗之奪其戰艘生擒偽神衛諸軍頭鄭賓等七人獲軍器萬餘計俄又破其城南水寨殺戮千餘衆美分師以保之奏至太祖立召樞密副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擢以防它變即賜其食遣馳駟徑去使者至會暮美即準詔徙軍是夕吳人急攻水寨皆無所獲進傳金陵城下王師日進捷江南平錄其功加檢校太傅宣

徽北院使是秋命副黨進攻太原為行營馬步軍都監與并人萬餘衆戰汾上破之獲馬千餘疋牛羊數千計俘數萬口以歸太平興國初還改南院使三年加封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正月命將征太原遣美為北路都招討兼制置太原行府部分諸將進討美等奉辭太宗召升殿授以方略賜襲衣金帶鞍勒馬遣之及繼元降并州平隲其城以榆次縣為治所王師征范陽又以美知幽州行府事及班師命美兼三交都部署留兵留屯以

扞北寇以功加檢校太師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
溪谷險絕敵之所保多由此入寇美潛師襲之敵弃城
遁軍使安慶以其族降因積粟屯兵以守之自是敵不
敢侵軼居民以安頃之美巡撫至代州宿戒部下秣馬
蓐食俄敵萬餘騎來寇近寨美令軍士銜枚往擊之大
破其衆生擒其都指揮使李重誨殺其駙馬侍中一人
獲馬數百疋俘馘甚衆手詔褒諭進封代國公七年以
三交寨為并州治所詔美為都部署八年以王顯弼德

超為宣徽南北院使美罷使改忠武軍節度進封韓國公領屯兵如故雍熙二年太宗為真宗娶美次女為夫人後追謚莊懷皇后將成禮召美還都數月歸屯所三年春大舉征幽州為雲應朔等州行營都部署雲州觀察使楊業為之副磁州團練使郭超為押陣都監三月美率師出西徑與虜遇追到寨州破之斬首五百級刺史趙彥辛以城降遂圍朔州其節度副使趙希贊以城降轉攻應州其節度副使文正觀察判官宋雄以城降

四月下雲州斬首千級會班師詔美歸代州俄受詔遷
四州之民於內地會戎人奄至與戰不利喪驍將楊業
八月詔曰忠武軍節度檢校太師潘美位處殿邦任隆
分閭揔貔貅之族執金鼓之權昨以雲朔吏民不忍委
於戎敵因令南徙俾總援兵經塗非賒精甲甚衆不能
申明斥堠謹設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驍將據其顯咎合
正刑書尚念久在邊陲累分憂寄爰伸念舊特示從輕
可削三資為檢校太保明年二月復為檢校太尉端拱

初知真定府未幾復為并代都部署知并州淳化二年
就加同平章事數月卒年六十七廢朝二日贈中書令
諡武惠中使護其喪歸葬洛陽咸平二年八月詔以美
配饗太宗廟庭子惟德惟固惟平惟清惟熙惟熙惟德
至宮苑使惟平西京作坊使惟清崇儀副使惟熙娶王
氏延和縣主至莊宅使平州刺史惟熙子承規今為閭
門祇候

王中書全斌傳

寶錄

王全斌并州太原人其父事後唐莊宗為岢嵐軍使私畜勇士百餘人莊宗疑其有異志使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二十白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為質必得釋父從其計果獲全因以全斌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光末蕭牆有變亂兵逼宮城近臣宿將皆釋甲潛遁惟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莊宗中流矢扶掖歸絳霄殿全斌慟哭而去明宗即位補禁軍列校晉初從侯益破張從賓於汜水戰功居多

遷護聖指揮使周廣順初改護聖為龍捷以全斌為右
廂都指揮使討兗州慕容彥超也為行營馬軍都校顯
德中從向訓平秦鳳以功領恩州團練使俄遷領四州
防禦使從世宗平淮南復瓦橋關改相州留後國初潞
州李筠叛全斌與慕容延釗由東路會王師進討以功
拜安國軍節度詔令完葦西山堡塞不踰時而畢建隆
四年興洛州防禦使郭進等率兵入太原境俘數千人
以歸進樂平乾德二年十一月又為中武軍節度即日

下詔伐蜀以全斌為西川行營行軍都部署率禁軍步騎二萬諸州兵萬人由鳳州路進討召全斌示川峽地圖授以方略十二月率兵復乾渠渡萬仞燕子二砦下興州偽刺史藍思綰退保西縣敗蜀軍七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乘勝拔石圖魚關白水二十餘寨俄又先鋒史延德進軍三泉縣敗蜀軍數萬生擒偽招討韓保正副使李進獲糧廩三十餘萬斛而崔彥進康延澤等逐蜀軍過三泉遂至嘉州殺虜甚衆蜀人斷間道未得

進全斌議取羅川路入延澤潛謂彥進曰羅川路險軍士難並進不如分兵治棧閣與大軍會於深渡彥進以白金斌然之彥進延澤督治閣道數日成遂進擊金山寨又破小漫天寨全斌由羅川趨深渡與彥進會蜀人依江列陣以待王師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會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詰朝彥進延澤萬友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逆戰又大破之乘勝拔其寨偽將王審超監軍趙崇渥逃出復與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

遠趙彥韜引兵來戰與王師遇三戰三敗追至利州昭
遠遁去渡桔栢江焚浮梁退守劔門遂克利州得軍糧
八十萬斛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劔
門天險古稱一夫荷戈萬夫莫前諸君宜各陳進取之
策侍衛軍頭向韜曰降卒年進言益光河東越大山數
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寨對岸有渡自此出
劔門關二十里至青強店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劔
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

蘇細徑不須主帥自往且蜀人數戰數敗兵退守劍門
無如諸帥協力進攻命一偏將趨來蘇若達青強北擊
劍關與大軍夾攻破之必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
兵趨來蘇造浮梁於江上蜀人見梁成棄寨而遁昭遠
聞延德至青強即引兵退陣於漢原坡留其偏將守劍
門全斌等擊破之昭遠崇韜皆遁走遣輕騎追獲傳送
闕下克劍門殺蜀軍萬餘人四年正月十三日王師次
魏城孟昶遣師奉表來降全斌等入成都後十日餘劉

延讓等始自峽至昶饋遺延讓等及攜師並同全斌之至會詔書頒賞諸軍亦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人交構主帥遂不協全斌等先投詔發蜀兵赴闕人給裝錢十千未行者加給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時宣行由是蜀軍憤怒人人思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彥進及王仁瞻等各保庇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蜀軍至綿州果叛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有偽文州刺史全師雄者嘗為蜀將有威惠軍

人畏伏適以其族赴闕至綿州值軍亂師雄恐為所脅
乃棄其家匿於江曲民舍後數日為亂兵所獲推為帥
全斌遣都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
其愛女及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急攻綿州為
橫河指揮使劉福龍捷指揮使田紹斌擊敗遂攻彭州
刺史王繼壽殺都監李德榮據其城十縣皆起兵應師
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置僚屬署節帥二十餘人令
分據灌口導江郫縣新繁青城等縣彥進與張萬友高

彥暉田欽祚同討之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欽祚僅免賊衆益盛全斌又遣張延翰張煦往擊之復不利退入成都自是邛蜀眉雅東川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縉陵州並隨師雄為亂郵傳不得通者月餘全斌等甚懼時城中蜀兵尚二萬餘人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未幾劉延讓曹彬破師雄之衆於新繁生擒萬餘人師雄退保郫縣全斌仁贍又破之師雄走保灌口寨賊勢既衄餘黨散保州縣有陵州指揮使

元延裕者師雄署為刺史衆萬餘仁贍生擒之磔於成都市俄虎捷指揮使呂翰為主將不禮因殺知嘉州客省使武懷節戰擢都監劉澤合衆至五萬餘人逐普州刺史劉楚信殺通判劉沂及虎捷都校馮紹文果州指揮使宋德威殺知州八作使王永昌通判渙都監鄭光弼遂州牙校王可瓌率州民為亂仁贍等討呂翰于嘉州翰走敗入雅州師雄病死於金堂其黨推謝仁本為主羅七君為佐國令公與賊將宋德威唐陶鼈據銅山

旋為康延澤所破仁贍又敗呂翰於雅州翰走黎州為
下所殺棄屍水中後丁德裕等分兵招輯賊衆始息全
斌至蜀地適蜀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設氊帷於講殿衣
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
念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黃門
馳驛齎以賜全斌仍諭旨諸將以不偏及也全斌拜賜
感泣初成都平命叅知政事呂餘慶知府事全斌但典
軍旅全斌常語所親曰我聞古之將帥多不能保全功

名今西蜀已平欲稱疾東歸庶免悔吝或曰今寇盜尚
多非有詔旨不可輕去全斌猶豫未決會有訴全斌及
彥進破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等事與諸將同召
還太祖以全斌等初立功雖犯法不欲辱以獄吏但令
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詔曰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等
俾統銳師出征全蜀彼畏威而納款尋馳詔以申恩用
示哀矜式敦綏撫應孟昶宗族官吏將率士民悉令存
撫無令驚擾而乃違戾約束侵侮憲章專殺降兵擅開

公帑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歛萬民之怨咨致羣盜之充斥以至再勞調發方獲平寧洎命旋歸止欲含忍而啗寃之訴日擁國門稱其隱沒金銀犀玉錢帛十六萬七百萬貫又受偽屬臣僚賂遺九萬餘貫又擅開豐德庫致失錢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召與訟者質證其事而全斌等皆引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其罪於是百官定議全斌等罪當大辟准律處分乃下詔曰有征無戰雖舉於王師禁暴戢兵當崇

於武德蠹茲庸蜀自敗姦謀爰伐罪以宣威俄望風而
歸命遽令安堵勿犯秋毫庶幾德潤之涵濡俾生聚之
寧息而忠武軍節度王全斌武信軍節度崔彥進董茲
銳旅奉我成謀既居克定之全功宜體輯柔之深意比
謂不日請謚即時凱旋懋賞策勲抑有彛典而罔克寅
畏速此悔尤貪殘無厭殺戮非罪稽予偃革職爾翫兵
尚念前勞特從寬貸止停旌鉞猶委藩宣我非無恩爾
當自省全斌可責授崇義軍節度觀察留後彥進可責

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隨州為崇義軍金州為
昭化軍以處之仁贍責授右衛大將軍開寶末車駕幸
洛陽郊祀召全斌侍祠以為武寧節度謂之曰朕以江
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為朕立法
今已克金陵還卿旌鉞仍以銀器萬兩帛萬疋錢千萬
賜之全斌至鎮數月卒年六十九上甚惜悼之廢朝三
日贈中書令天禧二年錄其孫永昌為三班奉職全斌
輕財重士不求聲譽寬厚容衆軍旅皆樂為之用黜居

山郡十餘年怡然自得識者稱之子審鈞至崇儀使富
州刺史廣州兵馬鈐轄審銳至供奉官閤門祇候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

宋杜大珪編

張文定公齊賢傳

寶錄

張齊賢曹州冤句人也生三歲值晉亂徙家洛陽居城南之海角村孤貧力學有大志慕唐李太亮為人故字師亮太祖時舉賢良方正又獻下并汾富民封建敦孝舉賢太學籍田選良吏懲姦慎刑十策皆報罷頗為趙普李昉石熙載所知太平興國二年進士釋褐大理評

事通判衡州時州鞠劫盜十餘皆論死齊賢始至為辨理全活五人州將獄官大懼被譴齊賢曰某初成一名豈欲罪衆人而自為功乎第令改正而已人許其遠大自荆渚至桂州有水通鋪夫凡數千戶皆樵釣貧民衣食不給湘江多巨潭險石而程限與陸鋪等或阻風波陰霖率被笞捶齊賢言其事詔每鋪夫減半四年代還會親征晉陽就行在謁見遷秘書丞忻州新下命知州事明年二月召還改著作郎直史館賜緋六月改左直

拾遺是冬車駕北征齊賢表請從行賜白金二百兩辦
裝車駕還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方今海
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
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以生靈為念乎臣每料之此不
足慮也自河東未降臣即權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專
典皆自山後轉般以援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給食則
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蓋力不足也河東初
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寨入寇則田收頓失擾

邊則守備可虞而反保境偷生畏威自守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則契丹之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不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外釁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稱良將於趙用此術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

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獲休息則田萊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且契丹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乎尺寸之事強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邊裔末也是知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他焉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推恩者何在乎安而利之民既安我則斂衽而至矣陛

下愛民利天下之心真堯舜也臣所慮羣臣所聞多以
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為功能者彼為此効
相習已久至於生民疾苦見之如不見聞之如不聞歛
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慎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
荆湖西川河東有偽命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
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為聖朝定法除去
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
不以聞白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

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燕竊地之醜沙漠偷生之流擒之與屈膝在衛內爾六年正月遷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特賜其母邑封十二月改右補闕踰月充正使初辭日上面命曰江左初平民間不便一一條奏齊賢曰臣聞江南舊以鐵為幣今改用銅錢民間難得而官責租課頗受鞭撻此最不便上曰漢時吳王即山鑄錢江南多出銅為朕密經營之初李氏歲鑄六萬貫自克復增冶匠然亦不過七萬貫常患銅及鉛錫

之不給齊賢乃訪得承旨丁釗厯指饒信虔山谷產銅
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為饒州永平監周唐開元錢
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
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錫十六萬斤齊賢即詣闕面陳
其事詔既下頗有言其妄者乃令中書召齊賢問訊齊
賢具述嘗親行山院其辭甚確萬一以之丁釗亦得復
補殿前承旨掌銅場又有言新法增鉛錫多者齊賢固
引唐朝舊法為始言不能奪齊賢在任使勤究民弊務

行寬大江南人至今稱之召選拜主客郎中樞密直學士賜金紫數月擢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賜宜秋門宅一區雍熙中遷左諫議三年大舉北伐代州楊維業戰沒太祖訪近臣以策畫齊賢請行即授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歲敵騎自胡谷入寇薄城下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衆寡不敵副部署盧漢斌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一以當百虜遂却走遁胡盧河南而去

先是約潘美以兵師來會戰無何間使為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之衆為敵所乘俄而美有使至云師出并州行四十里至栢井忽得密詔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有詔并之全軍不得出戰已還州矣于時敵騎塞川齊賢曰敵未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燈塞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

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至歸功漢斌太宗嘉之優詔褒美俄知漢斌未嘗接戰及鈐轄劉宇皆罷居環衛端供初拜工部侍郎表求省母手札慰勞以盛秋防邊不許就賜白金三千兩是冬敵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北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復降詔褒美二年朝議置營田命充河東制置方田都

部署入拜刑部侍郎充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四月叅知政事數月拜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齊賢母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謁中禁太宗歎其福壽有令子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搢紳榮之有殿中丞朱貽業者即叅知政事李沆之姻與諸司使王延德同掌京庾因說託貽業求補外任貽業為白沆語齊賢齊賢遽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事召見詰責延德言未嘗有所求即召齊賢質之齊賢且言得於貽業復召

貽業詢之貽業憚延德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扳沆為證即
自引咎太宗由是疎之四年十月命知定州齊賢訴以母
老抱羸疾不願離左右上憫然許之是月丁內艱水漿不
入口者七日自是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尋有
詔起復知成都府會寇亂不行轉禮部尚書俄知河南
府適有大辟獄將決齊賢引問得其冤狀乃立辨而釋
之三日徙知永興軍俄徙知襄州又移南南府齊賢累
表稱疾求歸洛下上以安陸去荆渚近而路僻乃陡知安

州踰年加刑部尚書真宗即位遷戶部尚書召歸以
其舊臣屢被訪問恩禮甚渥咸平初受詔刪定編勅為
十卷會呂端罷相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齊賢以小人犯
盜者多強竊盜持杖不得財論罪太重非治平之法乃
申明律減裁之刪定官王濟以為寬則犯者益衆以死
懼之尚不畏況緩其死乎是惠姦也濟強抗手疏言齊
賢腐儒不知適時之要齊賢表陳濟嘗同議定而復有
異論乃下尚書省集官詳議并劾濟既而齊賢作相遂

上言不欲與庶僚較其曲直上欣然嘉其容物遂罷議
濟得免劾而刑名如齊賢之請自是犯盜者歲亦不增
先是三班不免杖罰齊賢請以贖論訖今不易論者稱
其平允又請以逃田為外官職田以復舊制從容為上
推本皇王之道所以然且言臣受陛下非常恩故以非
常報之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于治
道則近之矣郊祀加門下侍郎明年夏命為河北沿邊
宣撫大使不行齊賢性迂闊每有敷奏多不直致凡所

云為徒張本而不能決與李沆同在中書情好不協坐
冬至朝會被酒失儀免相四年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
涇原汧渭邠寧環慶鄜延保安鎮戎清遠等州安撫經
略使右司諫知制誥梁顥副之俄出手札訪齊賢靈州
存廢之議齊賢獻疏曰遷賊包藏兇逆招納叛亡建立
州城創置軍鎮有歸明歸順之號務且耕且戰之基仍
聞潛設中官全異羌戎之體曲延儒士漸行中國之風
觀此作為志實非小况靈州自遷賊為逆以來危困彌

甚五鎮連陷姦威益張道路阻艱音耗迨絕當城鎮完
全之日磧路未梗之時大凡中外常人言合棄者已衆
矧清遠軍近遭攻陷青岡塞自趣焚燒兵勢人心傷沮
數倍即今來所議棄者益多靈州斗絕一隅旁無援助
南去鎮戎五百餘里東去環僅六七日程如此畏塗不
須改奪則城中之民何由出城中之兵何以歸欲全軍
民理須應接少發兵則復虞邀劫多發兵則廣費資糧
與其應接以出兵曷若用奇而取勝小勝則軍民可出

大勝則形勢復全匪惟擒討之有方抑亦進退而獲利
與其虛勞甲卒枉役齊民示弱飪姦萬萬之相遠也果
能更益精兵合西邊見屯兵甲雜以對替之衆使其兵
力有餘量分師徒與原渭鎮戎合彼中與山西熟戶縱
東亦擇穩便處入界若嚴約師期兩路齊進苟或繼遷
敢來援助彼則分而應敵我則乘勢而易攻且奔命道
途首尾難衛千里趨利不敗則擒臣謂兵鋒未交靈州
之危解矣因取靈州軍民置於蕭關武延以來據險就

水建一寨僑置靈州羈係蕃漢土人之心裁候平寧却
歸然後縱蕃漢之兵伺便而奮擊我則按重兵而觀利
度賊勢以設謀臣謂破賊成功十有八九未幾靈武果
陷閏十二月拜右僕射判邠州兼經略使不行改判永
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
子家甚富惟吉有子安上安民柴素與之不協既寡又
盡畜其祖父金帛計直三萬緡并書籍綸告以謀改適
齊賢定娶之自京兆遣牙吏約車來迎行有日矣安上

詣東府訴其事府以聞上不欲寘于理命司門員外郎
張正倫就訊柴氏置對與安上狀謬異上不得已下其
事于御史臺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逆
驗問柴氏之臧獲發取瘞藏得金具二萬計齊賢坐責
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削一任貶海州別駕景德初
起為兵部尚書知青州上章澶淵兼青淄濰州安撫使
提舉轉運兵馬巡檢事二年改吏部尚書大中祥符初
又上疏言臣在先朝嘗憂靈夏兩鎮終為繼遷吞併當

時言事者以臣所慮為太過略舉既往之事以明本末
從東封還拜右僕射是冬久旱明年京師賜酺齊賢以
為宴樂陽事不宜為即詔權停又上言玉清昭應宮繕
畫符瑞有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
三年出判河陽上祀汾陽還駐洛下詔齊賢來朝時車
駕幸潯谿謁見行在所從朝諸陵次鞏縣頻奉辭歸任
賜襲衣犀帶器幣如侍祠之例進位左僕射五年代還
再抗章請老授特進守司空致仕還洛陽別業入辭便

坐方拜而仆遂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鑿為三
齋賢先得唐裴度午橋莊有池榭竹樹之勝日引生平
故人觴詠道舊時乘小車按視田稼意甚曠適七年六
月無疾而終年七十二上聞訃悼之遣入內殿頭邵文
雅致祭賻以布帛五百疋粟麥稱是贈司徒廢朝二日
齋賢姿儀碩大善談方畧以致君之術自負往往涉于
踈闊前後治獄多所全宥喜提獎寒雋种放之召齊賢
所薦也仲兄昭度嘗授經齊賢及貴表求追命詔贈光

祿寺丞族人懷義以鄉里之舊凡事之其卒也為制服
撫其孤如子未第時館於太子少師李肅家肅精於掌
鑒知齊賢必貴厚遇之肅有子早卒齊賢母事肅妻供
給甚厚為營葬事其後歲時伏臘必祭享肅堂著遷居
戒一篇以訓子孫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
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
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有集五
十卷奏議二十卷太平雅編二卷同歸小說十卷齊賢

諸子皆能有立宗信宗誨宗禮宗亮宗簡宗約宗禮最
賢多居洛陽考課當登朝慮羈束不願離田里善訓子
姪率令務學宗誨子子臯子安子庚子定宗禮子子真
子膺皆擢進士第宗禮子子立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三

宋杜大珪編

范魯公質

魯鞏

范質字文素魏郡人母夢人授五色筆而質生唐長興中擢進士第仕晉至翰林學士周祖擢為宰相建隆初封魯國公乾德二年罷相初和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嘗在第十三名故亦以處質其後質官及封國皆與凝同當時謂之傳衣鉢質平居手不釋卷謂人

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任無學術何以處之及司制誥人服其該贍奉行制勅未嘗破律為相不受四方饋獻祿賜親族歿無餘財太祖歎其清慎曰真宰相也太宗亦言近世輔弼循規矩慎名器無與比者特不能死周社稷乃其短爾予旻

魏丞相仁浦

曾鞏

魏仁浦字道濟衛郡人少為刀筆吏隸樞密院周祖為樞密使問以中原卒乘數對曰帶甲者六萬及隱帝遣

人害周祖仁浦教以易其語云誅將士以激衆怒心遂
長驅度河即位擢樞密承旨復問郡邑屯兵數仁浦詳
對按籍無差世宗即位差樞密副使陞使繼命兼相對
曰不由科第進曰顧才何如爾遂用之世宗使急輕殺戮
仁浦營救而免者十常七八從出征鋒鏑之下無橫死
者有鄭元昭誣仁浦婦翁李溫玉之子從李守政叛捕
以告變欲中傷仁浦周祖力辨其誣獲免及仁浦大用
元昭懼卒以元昭繼典五郡又嘗為賈延徽譖幾遇禍

摠師出征有得延徽以獻者仁浦曰因兵戈報私怨不忍為也人稱其長者建隆初不易其任乾德二年罷相卒子咸信尚主追封仁浦王爵

王文康公溥

曾鞏

王溥字齊物太原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周祖鎮蒲津召置幕府從征李守正王景崇得朝臣交結書周祖欲暴其事溥力請焚之周祖將大漸趣草相制聞宣畢曰吾無恨矣世宗嘗問漢相李崧蠟丸書結北虜有記其

辭者否溥曰使崧有此肯以示人耶逢吉輩構之耳世宗遂優贈其官建隆初不易舊任乾德二年罷卒謚文憲後改曰文康父祚仕至上將軍祚致仕溥又居相位每公侯引觴為壽溥侍側如嬰兒人稱其孝敬祚徇貨殖溥亦獲恡嗇譏孫貽永永歷宣徽使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至和初解職除右僕射兼侍中卒謚康靖

薛文惠公居正

魯輩

薛居正字子平開封人父仁謙五代史有傳居正後唐

清泰中登進士第仕周至刑部侍郎建隆初知朗州有
亡卒數千為盜軍使疑城中釋子為應欲盡殺之居正
以計緩其事生擒賊首乃知釋子千數無預謀者乾德
二年初置參知政事居正及呂餘慶首當其選開寶六
年拜相太平興國初進位司空薨謚文惠無子以同姓
子惟吉為嗣居正操行方重不事苛察好讀書為文敏
贍有集二十卷詔李昉為之序

盧丞相多遜

曾鞏

盧多遜懷州人父億有操行仕至少府監周顯德末登進士第開寶中累擢叅知政事九年拜相多遜博涉經史善同人主意太祖每遣取書多遜伺知即通夕閱視詰朝問書中事應荅無滯上益寵待為翰林學士時屢於上前毀趙普及在相位普之子及其親屬多為所抑普再相盧知多遜嘗遣親吏交通秦王廷美因發其事追削官爵并其家配崖州卒于配所初王祐知制誥多遜欲祐協力擠普一日祐以宇文融排張說事示之

怒出祐知華州及多遜敗士大夫服祐有明識

李文正公昉

子宗珩

曾鞏

李昉字明遠真定人父超仕至集賢學士昉以門蔭補
齋郎漢乾祐中登進士第在周為翰林學士建隆初遷
中書舍人盧多遜攻趙普短太祖詢昉昉對曰臣書詔
之外思不出位太宗征太原過常山賜羊酒俾於居第
譙集丞相至藩侯皆賦詩刻石太平興國八年拜相建
議復時政記先進御後付史館端拱初罷淳化二年復

相在位循謹自守臨事多恕為文慕白居易所居有園
亭又葺郊外宴遊之地多畜妓樂娛樂親友與張洎盧
多遜善薄張昺上嘗問多遜昺頗為辨釋上曰多遜嘗
毀卿不直一錢昺曰臣不敢誣罷相張洎草詔深攻其
短張昺時時造其第或問昺曰我為廷尉獨李公未
嘗以私事見于今雖退居可見也昺薨贈司徒謚文正
子宗諤宗諤字昌武昺第三子七歲能屬文耻于父任
得官獨由鄉舉端拱二年登進士第性廉謹衣弊策蹇

人不知其宰相子也獻文召試除集賢校理太宗每有篇詠多賜昉及宗訥宗諤屬和世榮之宗訥宗諤之兄也宗諤官至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卒年四十九李濬與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濬字德淵冀州人父超為禁卒從潘美掌刑名美嗜殺戮超常緩之怒釋多全活者人以為有陰德濬官至右司郎中樞密直學士宗諤博學曉音律尤精於典章沿革朝廷創制損益莫不與聞景德初北虜請和後一歲生辰使至首命宗諤館伴自郊

勞至餞禮有節適行判太常寺鼓吹工之謬濫者無所容風流文雅內行純至事繼母以孝稱二兄早卒奉姑字孤人無間言友其弟宗諒甚篤賞延所及皆先諸妹其卒也子猶有未仕者獎借後學薦拔寒素接人有禮士大夫愛慕之其書字勢傾側後進多優筆效之罕有類者為時之所貴如此有文集六十卷內外制集四十卷又有家傳談錄行於世

呂正惠公端

兄餘慶

曾鞏

呂端字易直其先燕人父琦五代史有傳兄名犯太祖諱下一字字餘慶太祖節制同州餘慶為賓佐及即位累推叅知政事蜀平知成都府不罷政事以執政蒞藩鎮自餘慶始歸朝復舊任既而引疾求罷除尚書左丞卒年五十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獨不介意及除執政而處耘被黜同列欲共排之上問處耘第以實對普忤旨而罷仍力為辨釋餘慶重厚有守所至以寬簡治與弟端俱以文官三品蔭補千

牛衡備身端在周直史館建隆初遷太常丞歷官四十年始大用淳化四年叅知政事至道初拜相太宗嘗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真宗即位尤加體貌見必拱揖以其身體偉大為納陞俾登殿所咸平初以疾罷薨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子荀藩蔚藹李惟清自樞密改中丞意端抑已屢遣人訟堂吏過又彈端久在病告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愧也端

姿表瑰秀器識和裕屢遭擯斥未始經意嘗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恐怖端讀書自若兩使絕域後有往者必問端為宰相未其為遠近所慕如此

李文靖公沆

曾鞏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父炳仕至侍御史沆好學沆厚寡言有精識炳常謂人曰此兒異日必致公輔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至王化基上書自薦太宗曰李沆宋湜皆佳士也命相府同召試並除知制誥沆官最下

特升于上累擢給事中叅知政事淳化四年罷真宗升
除以為太子賓客詔儲君待以師傅禮及即位復叅知
政事明年拜相北虜入寇車駕幸鄴沆留守東京不戮一
人輦下肅然景德元年薨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
文靖沆博學內行修謹居位慎重門無私謁終日危坐
望之儼然上每議政語天下安治沆常以四方水旱螟
蝗為言上深慰納既薨上對侍臣曰沆忠亮淳厚終始
如一言畢涕泣久之王旦嘗自謂器節不能逮沆世謂

二人皆賢相也弟贇源淮子簡

向文簡公敏中

曾鞏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父瑀惟一子教督甚嚴嘗謂其妻曰大吾門者此子也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久之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淳化四年自廣南轉運使召還除工部郎中擢樞密直學士與張詠並命是年同知樞密院事自員外郎至是凡百日爾曹彬除樞密使改副使咸

平初改叅知政事二年兼樞密使出安撫河北以禁兵萬人
翼從四年拜相五年坐市薛居正第罷大中祥符五年復
相天禧三年薨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初太宗欲
大用之當路者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權務以賄
敗嘗求敏中從末減下御史臺捕侃僕詰之僕云有書敏中不
啟封還之書今瘞臨江軍傳舍遣索果得書紙題如故上驚
異遂登用焉罷相出知永興軍適駕幸澶州密詔俾便
宜從事得詔不泄邊境以安故有復用之意敏中沉毅寡

私交獨為人主所知多智善保身識大體在相位門無私諸子不使當事任雖處大事若已不與避遠權勢慎於薦拔大任幾三十年衰老猶不得謝時論目為重德

王文穆公欽若

曾鞏

王欽若字定國臨江軍新喻人少孤祖郁嘗曰吾歷官五十餘年慎用刑活人多矣後必有興者其吾孫乎淳化三年登進士甲科累遷知制誥翰林學士咸平四年叅知政事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請行以叅知政事判天

雄軍上親燕以遣之還朝累求罷政事制特置資政殿學士寵之既久又加大學士之名景德三年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年除樞密使同平章事七年兼同天書刻玉使是年罷八年復樞密使平章事天禧元年拜相三年商州捕得道士譙之易畜禁書能使六丁六甲神而歛若贈之詩故罷知杭州踰年復資政大學士資善堂侍讀進司空既而除節制檢校太師除平章事判河南府以疾不俟報赴闕降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復秘書監改太常卿刑部尚書天聖

元年復相進司徒三年薨于位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門下吏二十餘人前此宰相優卹未有其比欽若少時過園田夜視天文有紫微字赤色及使蜀褒城道中有通刺字未暇視而與之見告欽若曰異日位在宰相既去視刺字乃唐裴晉公也自是遂喜神異事且撰文以紀之真宗即位欽若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奏蠲乾德至咸平逋負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以廣惠澤叅知政事日有訟欽若及洪湛貢舉受賂命邢昺鞠之時上顧欽若方隆

故湛獨流儋州人以為寬大中祥符間與馬知節同在樞府知節惡其為人不能相下故兩罷之封泰山祀汾陰天下言符瑞欽若皆與焉朝廷有所興作必委曲遷就以合上意與丁謂陳彭山林特及內臣劉承規交通蹤迹詭異時論謂之五鬼真宗作喜雪詩誤用旁韻王旦欲白欽若曰天子詩可校以禮部格耶它日上謂輔臣曰王欽若幾為衆所咤與楊億等同譔冊府元龜有褒詔則自為表謝謹問則戒史云第言億等故焉知

節面斥其姦罔其後仁宗亦謂王曾曰欽若所為真姦邪也五子皆天以從姪寅亮為後欽若平日所撰有天書再降泰山祥瑞圖鹵簿記彤管懿範天書儀制翊聖傳聖祖事迹羅天大醮五岳廣同還叙圖列宿萬靈朝真二圖共數百卷

丁晉公謂

魯鞏

丁謂字公言初字謂之蘇州人嘗袖文謁王禹偁禹偁愛其文即為詩贈孫何及謂比之韓柳名遂大振淳化

三年登進士第累擢知制誥諫議大夫兩為三司使大中祥符五年叅知政事九年除節制知昇州天禧間復叅知政事改樞密使四年與李迪同相迪對上斥謂姦邪同罷而謂獨留加司空封晉國公仁宗即位進司徒兼侍中坐雷允恭移山陵皇堂事罷少保分司再貶崖州司戶叅軍凡五年徙雷州又三年徙道州明道末復秘書監致仕居安州又徙光州卒年七十二詔賜錢十萬緡百疋謂淳化間為福建轉運使初置龍焙歲貢團

茶數品供御咸平初峽路蠻擾邊會分川陝為四路謂
領夔州轉運使措置蠻事作誓刻石柱境上其後又入
寇止委其酋領討平之居五年詔許自舉代乃舉薛顏
景德初契丹入寇謂知鄆州虜騎稍南民大驚趣楊劉
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斬死罪囚于河上舟人懼不復
稽阻又令廣旗幟擊刁斗聲振百餘里虜至走遁大中
祥符初議封禪未決謂因言大計有餘議遂定謂機敏
有智謀儉巧險詖亦鮮其傳文字經目雖千百言無遺

忘在三司案牘有差老吏不能曉者決於一言皆中其理朝廷營造莫不兼領凡奏祥瑞事皆謂及王欽若與馬少遊江南遇呂洞賓語之曰君狀貌同李德裕言訖不見其後果驗弟誦說諫子珙玘玘

李文定公迪

遺直之碑闕

曾鞏

李迪字復古濮州人少從柳開學為古文開謂門人張景高弁曰此公輔器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天禧元年叅知政事東宮建兼太子賓

客寇準罷相上欲相之迪固辭一日對資福殿皇太子出拜上前曰蒙以賓客為宰相上顧迪曰復何辭耶先丁謂拜相而以丁謂為昭文館太學位迪上帝不豫令皇太子總軍國事丁謂獨請皇太子止決常務它皆聽旨迪爭不勝謂益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迪起布衣至宰相能取容徇權臣耶時詔二府並進秩兼東宮官乃遷迪中書侍郎兼尚書左丞故事宰相無作左丞者謂欲以抑迪也又欲進所善林特樞密副使兼

賓客迪執不可因於待漏所待之至上前斥謂擅權不法事且言寇準無罪不當黜因格前制不下出謂知河南府迪鄆州謂人謝自陳無罪復留及仁宗即位貶迪衡州團練使謂使人逼之至自裁不死謂竄迪稍復及章獻皇后崩乃再相景祐二年范諷以罪貶迪坐諷姻家以出知亳州久之除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奏呂夷簡結荆王元儼為除門僧惠清守鑒義鞠之乃迪在中書時補降太常卿知密州久之復資政殿大學士知兗

州元昊反乃上章請臨邊除節制判天雄軍康定二年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謚文定賜御
篆碑額曰遺直之碑子東之徽之輔之初迪在翰林時
荐饑三司調用不給上召迪問迪對曰祖宗置內藏庫
欲攻取西北且備凶年今邊無它費以佐國用則民不
加賦上為大發內庫金繒賜三司知秦州曹瑋今上
言喃嘶囉欲內寇請益兵不遣迺求罷上問誰可代之
迪曰非瑋莫能制也陛下重發兵得非將上玉皇聖號

舊瑋數

耶上因問陝西兵數對曰臣向在本道以方寸小策記
兵及糧以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上令採取之白小黃
門取紙札迪悉上合存留及調塞下數上曰不意頗牧
在吾禁中矣未幾喃廝囉寇邊復召問對曰瑋必克後
數日捷報至上曰卿何料之審也曰彼舉兵遠來此堅壁
待之是以知其必勝耳垂簾日迪知河南許朝見章獻
太后謂迪曰卿不欲吾與國事吾今保養天子至此如何
迪曰不知太后有聖德也后喜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四

宋杜大珪編

畢文簡公士安傳

畢仲游

畢氏出自姬姓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畢以國為氏
後漢兗州別駕譙世居東平遂為東平人譙之五世孫
曰衆慶宋兗州大中正衆慶之五世孫曰憬仕唐至司
衛少卿許州刺史憬生構與相構為戶部尚書謚景公
相為鄴王府司馬相之孫誠懿宗朝為宰相其後構之

五代孫稹為振武天德營田判官稹生宗昱仕至雲州
雲中令贈太子太保娶吳氏追封鄧國太夫人宗昱生
球仕至本州別駕贈太子太傅娶史氏追封韓國太夫
人球生府君又琳嘗以策干漢高祖於太原高祖深悅
其言而不能用相國扈彥珂司空蘇禹珪數以府君太
原策中事言於朝欲召用之而亦不果卒於澶州觀城
縣令贈太子太師娶藥氏祝氏追封代國鄭國太夫人
由太保至鄭國皆文簡公貴之贈典也文簡公諱士安

字仁叟太師之子也太師而上世居代之雲中太師卒
於觀城公纔年二十奉祝夫人居喪以禮聞祝夫人取
太師手自抄書數篋授公使讀及出太師公所撰清白
規檢使行之夫人曰澶之士人吾略知之矣孺子無可
與遊者乃與公之宋宋猶澶也夫人未知所適或言鄭
多士大夫子弟有賢者乃自宋復與公之鄭果得處士
楊璞及韓丕劉錫從游公於是博綜羣經通諸子百家
之言究極古今治亂得失君臣父子忠孝仁義治民行

已之本末祝夫人乃喜曰吾固知孺子之可教也乾德三年公舉進士而故晉公王祐方知貢舉見公丈大喜遂以公為第三人開寶三年選授濟州團練推官州民王禹偁為磨家兒年絕少數以事至推官廨中禹偁貌類有知者問孺子識字乎曰識嘗讀書乎曰嘗從市中學讀書能捨而磨家事從我遊乎曰幸甚遂留禹偁於推官廨中使治書學為文久之公從州守會後園中酒行州守為令屬諸賓客竟席對未有工者公歸書其令

於壁上禹偁竊從後對甚工亦書於壁公見大驚因假冠帶以客禮見之按州守之令鸚鵡能言爭似鳳禹偁對蜘蛛雖巧不如蠶由此禹偁寢有聲後遂登第進用反在公前及公除知制誥禹偁先已為舍人其詞禹偁所作也世以公為知人公在濟州二年太祖皇帝聞公名詔赴闕面授兗州管內觀察推官太平興國初擢大理寺丞兼三門發運事吳越王錢俶入侍選公知台州公至臨海上言錢氏籍其土地人民上之于有司而賦

人之數倍於其舊蓋欲張大以自納於朝廷然海瀕之民新得天子之吏牧養安輯務從便省苟徵倍稱之賦恐失民心今州縣文書具存宜明詔有司一取錢氏舊籍為賦入之正則上之惠澤可以下究海瀕之民亦欣得天子之吏宜不失職詔下有司行之至今浙右之賦有輕者因公言而用舊籍者也明年上遣使採訪吳越官吏治狀公居最以名聞遷左贊善大夫知饒州改殿中丞歸朝為監察御史知乾州祝夫人益老治家益嚴

公與陳國夫人事之益盡孝道辨色即往問安因侍側
食馬而後敢退蓋嘗新其室墻堵未堅問安未退或倚
以立至隱之成迹而不自知至是從京師走乾州道遠
非祝夫人所便乞下遷改監汝州稻田務雍熙二年諸
王出閣以左拾遺召公兼冀王府記室叅軍太宗皇帝
延見勞問賜襲衣銀帶鞍勒馬勞問之詞史傳載之遷
考功員外郎端拱中詔王府官各獻所著文章上讀累
日謂近臣曰才則吾自見矣行孰優乎有以公對上喜

曰卿之言朕意之所屬也遂以本官知制誥冀王入見
頓首再拜願留上曰朕不以愛子而妨用賢也卒不許
事載史傳與真錄第四十六卷是時宋興四十餘年中外幾平文學侍

從言語政事之臣輻湊上前至論德行必以公為稱首
淳化二年冬上欲召公為翰林學士而執政欲用張洎
因對言洎之文學久次不在畢某下上曰劇知洎文學
資任不下畢某第以洎之德行不及畢某耳執政乃退
公遂為學士明年與蘇易簡同知貢舉拜主客郎中學

士如故以疾辭職授右諫議大夫知潁州會歲大饑公
發倉廩以賑濟且上言州界民轉徙逃去者甚衆由訴
失時無以為賦租故逃乞不問有狀無狀復額經檢未
經檢一切賜當年田租以安流亡書奏不報而公被召
乃以狀上中書力言之上始詔有司從公請公雖去而
所活與安存蓋千萬數真宗皇帝將為皇太子先以壽
王尹京公由諫議大夫為開封府判官及置東宮官屬
詔兼太子右庶子遷給事中其出入輔導咨訪謀畫從

容與皇太子議論陰為天下之賜者甚衆而慎重周密
世莫得而聞也真宗皇帝即位遂授尚書工部侍郎樞
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自為他官時以嚴正稱及為
京尹上亦知人以嚴正憚公故官府常從為庭職授外

任者必遣至公所戒敕而後使行

公所至以嚴正稱及官府常從授外任必

令公戒飭見本傳及真錄第四十六卷

會有貴人以攀附居近職放恣不

法民家子既定婚輒強買之公請對具言放恣無狀卒
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公之請對也事連翰林學

士王禹偁故其人日夜訴公禹偁於上前久之公罷開
封府以禮部侍郎復入翰林為學士請出遂以尚書兵
部侍郎知潞州而禹偁亦罷職知黃州

其事史傳與真錄四十六卷載

其畧歲滿召入為翰林侍讀學士無秘書監契丹謀入寇

上以御劄詔百官言事時中外久安承太祖太宗休養
生息之後府庫康庾充實財賦贍足雖有邊難而興造
建設恩賜如平日公預以為憂乃言五事應詔四事論
遣將用兵使命轉餉一事指言財用大畧以國家穀帛

金錢儲峙徧於天下觀之平日常若有餘軍旅既興則
虞不足蓋俄頃之費或至萬金半夜傳餐即須千數散
亡抄掠尚未敢論臣不極言其理則兵未罷而財先匱
何以枝梧乞申嚴有司唯英雄材武籌策之人或陷陣
摧堅執俘折馘與夫瘡殘死事有功朝廷並厚其祿廩
豐以貨財府庫困倉無所愛惜其如貴近恩澤僧佛施
利伎巧糜蠹土木修營左右無厭之求後宮靡曼之費
願一切罷去以贍軍須非唯事理之當然因可得人之

死力書奏上納用之公善談論美風采踈眉隆準望之如冠玉常寫九經子史字皆方寸手自讎校日以為常

其畧載史傳與真錄四十六卷中

無復出處之慮而耆年厚德上益尊

禮之會李沆卒中書無宰相上欲用公為相乃先以公為吏部侍郎叅知政事公入謝上曰未也行以卿為相矣公頓首辭謝上曰朕倚卿為相豈特今日然國家多事誰可與卿並為相者公復頓首辭謝曰宰相者非可以假人也必有宰相之器然後可以寄宰相之事如臣

駕朽豈足勝任冠準兼資忠義臨事不惑此宰相器也
上曰準固朕意所在而人言其性剛使氣難用奈何公
曰準嘗自任以重復尚氣節不為流俗所悅或致人言
然方今中國之民蒙陛下聖德耕桑戮力安樂無事而
西北櫓槍獨未有寧歲如準器識朝臣無出其上通達
善謀能決大事此正宜用準之秋也臣竊以謂無難者
上曰雖然當藉卿宿德以鎮之不三旬公遂以本官平
章事冠準亦同日為相而公監修國史位居準上蓋上

意也

用準藉公宿德以鎮之及監修國史碑居準上其畧見本傳

契丹益犯邊北州

大畧皆警公既與某公為相始議請上幸澶淵親征時
景德元年九月也而某公欲遂治兵請行公議猶有所
待與某公不同上一日御便殿公與某公議於上前曰
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若不深
策其事則邊防之患蓋未息也公曰陛下已命將出帥
委任責成復議戎輅親行駐蹕澶淵以見武節然澶淵
郭廓非廣難久聚大兵設或輕動則反失機會時巡早

晚當俟中冬某公曰人兵在外故須陛下親行澶淵車駕之發不宜緩也上乃詔二府具所議以狀聞卒用公

議

公與某公對上章澶淵早晚其詞真錄第三十九卷載之

其後契丹統軍順國王

達蘭引兵壓境從騎掠威虜順安攻北平寨侵保州遂合勢以攻定武所至為官軍擊却乃益引兵東駐陽城淀初咸平六年雲州觀察使王繼忠戰陷敵中至是自契丹附奏請議通和大臣皆莫能任其虛實止令莫州石普以書答之

上令石普以書答繼忠見沂公筆談

而公獨以為可信力

替上羈縻不絕漸許其通和上曰自古獫狁為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詎能柔服今繼忠之奏雖至而敵情不可測也何以任之對曰陛下以至仁撫天下德冠今古臣嘗聞契丹歸款之人皆言其國聚謀以陛下精于求理軍國雄富常慮一旦舉兵遠復燕境今既來寇封畧銳氣屢挫雖欲罷去且耻於無名故茲勤請諒非妄也繼忠之奏臣請任之上於是始以手詔賜繼忠許議通和

上與公論繼忠之奏見真錄第三十九卷

契丹之衆遂犯王超大軍超等按兵不動乃引兵攻瀛洲甚急瀛洲拒之不得入欲乘虛抵具冀天雄兵猶二十萬當是時已詔隨駕諸軍赴澶州用雍王元份為留守而朝論洶洶不定公與某公請對力陳於上前上乃駕北幸澶契丹之來也亦知上欲幸澶淵親征不信後聞車駕之發大軍會城下與駕前諸軍合數十萬大懼悔其深入然業已南遂掠德清侵至澶州城北及車駕次衛南戎帥順國王達蘭出行軍伏弩自發射殺之其

衆宵遁萊公從上卒至澶州觀兵而曹利用使虜得其
要領亦與使人姚_闕之俱來遂定通和之約至今九十餘
年北州生育蕃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不見干戈多出
公計議及薦冠準同為宰相之力也先是上已嚴兵備
未發太白晝見有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或言兵未宜
北當姑止或言大臣應之而公適有疾病欲舁疾從行
真宗手詔固止之公乃移書萊公曰雖病宜行上不聽
許大計已定唯公勉之某病非所憂得以身應星變而

就國事顧其願也數日疾少間追及澶淵見於行在

其事

見史傳及真錄
第四十六卷

及從上還兵罷乃擇要害因河北諸將

易置之雄州李允則定州馬知節鎮州孫全照保州楊

延明與他守將皆各當其任遂還互市除鐵禁招復流

亡使得契丹牛馬皆還之以示信北方稍安乃廣蓄積

已逋責因當時之務而為法制如諸道權酷之額不得

增益囚已論死而雪活者為勞與訴不干已事特以重

論之類相次行於天下至今安之而小人多不便萊公

有欲傾之者布衣申宗古伐登聞鼓告萊公與安王元傑通謀朝聽大駭萊公惶恐未有以自明公徐起論於上前請治宗古得其誣罔遂斬之萊公復安于位未幾夏人趙德明亦款塞內附西北二方皆定於是復置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等數科取士而公每見上唯言去佞諛近忠正要在天下無事人給家足故公居位未逾年而郡國豐登刑罰衰減江南唯袁有二盜餘皆獄空上下晏然稱為至治而公素羸多病一歲間凡四在告

數上章求去位真宗皇帝遣使諭公至于七八公不得已起視事一日將朝公復自占上台有變因召家人約束家事且曰吾將得出矣家人不喻及至崇政殿門廬與它執政論所條奏事甚悉未入對疾作上聞使中貴人絡繹致問及疾甚上不俟輿輦步出至殿廬視之殆不知人詔太醫治療及詔內侍省副都知竇神保肩輿公歸私第而薨年六十有八上即日至其家臨哭之慟贈太傅中書令廢朝五日制服百官奉慰詔皇城使愛

州刺史衛紹欽監護喪事發百日有司具鹵簿鼓吹大
鴻臚持節護葬謚曰文簡公薨上謂寇準等曰畢某事
朕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勵行有古人之風令其亡

矣深可痛惜

上宣喻準等見真錄
四十六卷及史傳

公要駱氏封陳國夫

人生二子長曰世長公薨時為太子中舍後終衛尉卿
次長慶公薨時為大理寺丞後終太府卿孫九人從善
終開少卿從古終駕部郎中從厚早卒從誨終檢校

水部員外郎從簡終惠州博羅縣令從道終殿中丞從

範終山南西道節度推官從益終太常寺太祝從周今為

朝散郎知洋州曾孫十八人公喪代國夫人事繼母祝

夫人至孝以孝聞于當世

王禹偁入公知制誥詞云文炳國華行敦天爵老于儒學

久次周行目其事繼母以孝聞兼郡符而治最謹厚周密博達謙恭求之古人未易多得而史傳亦載公事繼

母以孝聞自束髮即知修飭為忠臣義士君子長者而躬行

之至為輔相終身操行未嘗有玷口語未嘗有過失其

諫說人主至切不為曼辭發言十數中理而解景德中

崇文院鑰晉書百三十卷板成欲印賜輔臣宗室或上

言兩晉事多鄙惡不可流行上疑欲罷之公曰惡以戒世善以勸後善惡之事春秋備載豈獨晉史上以為名言遂即印賜其他進對開發多此類也

晉書之對見真錄第四十九卷

平生奉養至自貶約而賑贍宗族調恤故舊甚厚未嘗問家事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沒之日所餘俸祿無幾比過詔葬家遂貧其喪未終陳國夫人使人問王文正公家假貸是時文正已為宰相乃見真宗皇帝面奏之且曰陛下嘗謂畢集清德有古人之風群臣莫

不聞今畢某仕宦至宰相而四海之內無田園亦無居第身歿之後家用不足則陛下所謂清德有古人之風者可信矣畢某先臣祐所舉之進士也素與臣通家今喪未終其妻陳國夫人駱氏使人至臣家假貸臣備位宰相所得俸賜有餘然畢某之清德陛下所素知其家至假貸為生竊謂陛下之所宜恤非臣敢為私惠之時也真宗皇帝聞之歎息者良久遂賜錢五百萬天禧中陳國夫人卒于家上念功未已因詔給其孤俸使終喪

仍加賜繒帛絳錢非常比也

國朝故相之子給俸終喪則有之加賜繒帛絳錢唯

文簡公家見真錄

公在朝廷唯呂端王祐相引重與寇準王旦

楊億及少所從遊韓丕劉錫楊璞友善而王禹偁陳彭

年乃公門下人也公既力薦寇準為相準深德公兩女

皆嫁公之次子而韓丕劉錫禹偁彭年遂皆為名臣唯

楊璞數徵不起有高節世人謂之徵君他無妄交者開

封之對禹偁謫黃州公亦罷職守潞州人皆咎禹偁公

曰元之家貧安能遽之任乎乃致白金三百兩贖禹偁

禹偁乃能為黃州之行其後濟人作堂繪公與禹偁之像歲時禮之號曰二賢堂公為冀王府記室宮中謂之畢校書及後為宰相宮中因事猶以為校書名之莊獻明肅太后垂簾問畢校書之子孫安在當時輔臣對公有二子皆在外為郡守太后曰畢校書有德行先帝疾革猶思之宜善視其子與遷官二子素不事干謁聞太后言亦竟不請問執政避匿殊甚未嘗遷也仁宗皇帝時王文正之子素作諫官始上言澶淵之役寇準之勞

居多準之為相畢某所薦也有功願祿用其子孫而公
之次子為光祿卿十年不自言有司遷官乃特遷少府
監而已公多藏古書博覽無所不記著為文章詩篇皆
辨麗閎遠指物見意有古風不用當時文體景德中
陳彭年次為三十卷尤善議論其論朝廷事奏議甚衆
然退輒毀其藁今稀有存者畢氏自居代雲中時貧無
產及公遭遇又不治產其子去丞相未遠仕宦亦至九
卿尤貧不肯問生事諸孫亦然故畢氏自太師而上丞

相而下可記者蓋七世無田園云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五

宋杜大珪編

李處耘

子繼隆

曾鞏

李處耘字正元上黨人在周以右職隸太祖帳下建隆元年擢宣徽北院使三年改南院兼樞密副使乾德初周保權乞師討張文表命處耘與慕容延釗赴之太祖面授處耘方畧俾圖荆南處耘次江陵百餘里外潛遣數千騎入據其城高繼冲請舉族歸朝荆湖平坐與延

釗不協責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多機謀嘗權知揚州有善政識度詳敏論事造理頗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恩報勇於敢為朝廷以延釗宿將乃遽罪處耘處耘亦不自辨子繼隆繼和繼明繼靖太宗明德皇后即其女也繼隆字霸圖以父任為供奉官嘗從宦還自蜀與馬墜棧道絕澗十餘丈不死又更戍邵州至長沙遇變冠手足中藥箭得良藥無恙從曹彬平江南太祖謂曰昇州平可持捷書來時內侍十數皆伺獻捷有機事悉

不願行繼隆獨赴闕太祖以城未下頗怒其來繼隆奏
曰塗遇大風天地冥晦城破之兆也翌日捷書至上語
之曰如汝所料矣江南偽將盧絳擁兵數萬繼隆獨諭
之威信而降征太原討幽州圍范陽繼隆皆與焉又從
崔翰戰徐河從潘美出代北皆有功雍熙初屢破繼遷
之衆曹彬北伐繼隆獲虜偽貴臣一人彬欲上其功繼
隆力止之師還諸將兵敗獨繼隆振旅成列虜不敢犯
即以繼隆知定州有敗軍數萬集城下繼隆給券俾各

持詣所隸太宗嘉其有謀端拱初為鎮州都帥以萬人
敗虜八萬逐北數十里初詔止令堅壁清野繼隆曰閭
外之事將帥得裁也中黃門杜延壽止之不能故成功
太宗召還面加獎激嘗受詔由旱海護靈州軍糧繼隆
固執由古原州蔚如河路為便太宗從之乃帥師以進
壁古原州是為鎮戎軍累擢至節度使真宗即位加同
平章事景德初契丹入寇上親出征命繼隆為駕前東
面排陣使先至澶州十一月二十四日敵數十萬逼州

北城繼隆與石保吉大破之斃敵將順國王達蘭追奔
數十里二十六日駕至澶州幸北門觀兵召見問勞久
之其部伍嚴整二年春加賞進其階邑命下而卒年五
十六贈中書令繼隆雖貴胄而能以智謀自將好學喜
接儒士子昭慶避章獻太后祖諱故改名四歲補供奉
官父繼隆北征昭亮尚幼遣持詔軍中問方畧及營陣
衆寡之勢還奏稱旨累擢至西上閣門使仁宗即位遷
東上自是屢領邊任管軍慶歷八年除宣徽北院使加

南院知定州以疾願還為景陵宮使改昭德軍節度使
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良僖昭亮為人和易喜交權
要而軍政頗嚴為殿帥有卒博於都市而徹屋椽相擊
者捕斬之其軍校連州刺史廷謝亦杖之庭下上祀南
郊而騎卒失所挾弓明日當以恩釋昭亮謂宿衛不謹
不可赦原卒配隸下軍子惟賢惟寶惟賁惟贄惟賡惟
賀惟賁惟賞

侍中曹公利用

曾鞏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少慷慨有志節讀書略通大意
父諫明經及第至右補闕換崇儀使利用以父遺恩補
殿前承旨轉右班殿直遷鄜延路走馬承受景德初駕
幸澶淵契丹來議通和利用適奏事行在樞密院選以
使虜既講好擢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仍賜第一區四
年宜州軍校陳進反命利用為廣南安撫使賊平遷引
進使大中祥符七年樞密副使加宣徽北院使天禧元
年同知院二年知院事三年樞密使四年加同平章事

乾興元年加左僕射兼侍中充武寧軍節度使天聖三年加司空五年封鄆國公明年改保平節制又明年趙人告其從子納逆謀遂罷以本官兼侍中判鄧州及納誅降上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公用錢貶節度副使房州安置至襄州內臣楊懷敏逼使自縊以暴疾卒聞年五十九利用徂奉使之勞驟居大任遂自驕肆奏事簾前頗不祇肅多裁抑貴戚宦官而親舊或乘間獲進故不免禍既死人或以為冤子沔淵泳初樞密院

既以利用名聞真宗令召問以觀其志明曰王繼英奏
利用言得將君命雖死不避即授閤門祗候假崇儀副
使奉書以行真宗曰彼如貪歲賂亦細事爾或求關南
當以理絕之對曰若有妄求臣不敢生還上壯其言及
見戎母橫板車輓布器皿與利用共飲食果首及關南
利用曰若歲求金帛以助軍費猶恐大臣議或不同割
地之議死不敢聞其政事舍人高政始曰舉國而來本
為關南止得金帛誠愧見國人利用曰若爾則兩國之

兵未有休時矣敵度不可屈遂決通好之議而與報使韓杞同至復致書幣以往許其和好自是河朔罷兵利用與有力焉其後宰相李迪面斥丁謂姦邪利用馮拯皆有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迪捐軀入不測之地迪不逮臣也及王曾作首相利用爭班曾為班首利用有不平之意皆其驕盈自伐故爾

李漢超觀察

曾鞏

李漢超字顯忠雲中人仕周至殿前都虞候宋興累遷

至齊州防禦使關南兵馬都監有善政齊人愛之詣關
求立碑太祖命徐鉉為文賜之刻石太平興國間除觀
察使卒贈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傅漢超知人疾苦善
撫士卒死之日軍中皆殯涕初在關南人有訟漢超強
取其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
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
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且漢超朕之貴臣也為其妾
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

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負朕姑
貫汝慎勿復為也不足于用何不以告朕耶齊棣鹽酒
之利數倍它郡何繼筠在棣漢超蒞齊皆得用以養士
而朝廷不計其所費

郭進巡檢

曾鞏

郭進深州人少傭作有膂力多結豪俠飲博人有欲殺
之者富人婦竺氏陰告之乃之晉陽漢祖留帳下北寇
屠安陽漢祖遣進拒戰虜敗走以功除刺史及德光盜

據汴京復北歸進請以奇兵間道入洺州因定河北諸
郡仕周改登州刺史郡多寇盜進悉為翦除吏民願紀
其事詔近臣撰文賜之改刺衛州河朔盜匿汲郡山間
者稍衆間出攘奪久不能滅進往攻勦絕民以安居改
洺州團練使郡人頌其善政建隆初遷防禦使久之除
雲州觀察使訪竺氏已死得其女撫養以適富民時劉
繼元據并門未下以進兼西山巡檢二十年不易其任
進聽訟善以鈎距得其情軍政嚴肅戰無不克太祖遣

成西山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以
郡之租賦聽其養士卒有司不復會其出入其待之如
此太宗征太原命進控石嶺關北敵來援晉寇進擊敗
之并人氣喪既而為田欽祚所誣進剛忿不能辨乃自
經而死欽詐偽以暴疾聞上深悼之進喜賙人急所至
有遺愛在洺州植柳種荷芰徧域中外其後郡民皆見
之有垂涕者太祖剗五季之弊開億世之業明於知人
任將有術付郭進以邢州李謙浦以隰州俾制太原界

何繼筠以滄景賀惟忠以易州李漢超以關南俾控北
敵授姚內斌以慶州董遵誨以通遠軍王彥昇以原州
俾禦西寇不易其任皆十餘年待之以不疑斬之以遠
効來朝賜食殿坐遣之則賜予加等擢何繼筠以節制
示必以懋功之賞餘不過沿邊巡檢欲激其進取之心
故二十年間邊郡無事者非適然也

黨進節使

曾鞏

党進朔北戎人幼為天雄節度使杜重威奴重威愛其

淳謹雖長猶令與婢妾雜侍重威敗周祖得之以為鐵
騎都虞候建隆初除刺史以軍功累擢至節度使嘗摠
禁旅不識字不記兵籍一日太祖問之舉挺以軍司所
書兵騎戎器數請上自視上益喜其朴直巡檄京師見
珍禽奇獸必放之曰不養父母反養此邪晉邸命親吏
臂鷹鷂亟欲放及知乃戒之曰汝謹養視小民傳以為
笑其變詐多此類杜重威之後寒饑進常分俸以給士
夫或媿焉

曹翰節使

曾鞏

曹翰魏郡人少為郡小吏周祖鎮鄴奇之以隸世宗幕
下世宗鎮澶淵以為牙校及尹開封翰猶在澶淵聞周
祖寢疾不俟召來見世宗密言曰王為冢嗣不侍醫藥
何以副天下望世宗悟入侍禁中以府事命翰揔決即
位補供奉官稍遷樞密承旨世宗征淮南留鎧甲千數
在正陽既而遣降卒八百來京師翰遇於道懼其過正
陽劫兵器叛盡殺之世宗不加責乾德中伐蜀以翰帥

荆襄鑿山開道商旅以濟又詔兼漕運而糧餽不乏蜀
平全師雄擁衆十萬叛翰與曹彬劉延讓討平之又軍
校呂翰盜據嘉州翰及諸將奪其城謀知賊欲三鼓復
攻城誠擊析使緩向晨猶二鼓賊衆不集而潰遷蔡州
團練使從征太原會河決詔翰董役指日而訖事後復
有決其績用亦然曹彬平江南翰獨下池陽而煜將有
胡則者以江州拒命翰遂屠其城得公私金帛億萬計
偽言欲致廬山羅漢鑄像於闕下詔從其請因調巨艦

十百同所得以歸朝廷涵容不加詰問錄其功授桂州
觀察使判潁州復從太宗征太原因伐幽州命翰兵東
隅有卒得蠨以獻翰謂諸將曰蠨水物而陸居非其所
也又能行不能進則城不可進拔之象其班師乎卒如
其言師還除威塞軍節度使仍判潁州未行詔翰督役
開河南自雄至莫以通漕運翰遣徒伐巨木於敵地授
五騎以五色旗為斥候如遇寇則舉白旗之類又起烽
燧於境上敵疑而不敢近塞事遂濟乃歸鎮居數歲汝

陰令孫崇訟其不法鞫得實削奪官爵送登州久之復
千牛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尉咸平初賜諡武毅
翰天資忍貪冒多智數喜誕妄飲酒至數斗不亂對上
奏事雖數十條皆嘿記不少差

符彥卿太師

曾鞏

符彥卿字冠侯宛丘人父存審後唐節度使封秦王五
代史有傳彥卿初任莊宗於太原郭從謙之亂左右皆
去唯彥卿與王全斌力戰射殺數十人莊宗遇害慟哭

久之天成中大破契丹於喜山至晉領同州節度兄彥
饒以滑臺叛上表乞歸田里晉釋不問契丹寇河朔彥
卿駐澶淵高行周被圍於鐵丘諸將相顧無敢當其鋒
彥卿獨以數百騎奮擊敵遂遁行周獲免開運二年契
丹十餘萬衆圍晉師於陽城城中無水人馬多渴死會大
風揚塵彥卿遂與張彥澤皇甫遇謀乘勢決戰敵敗戎
主棄橐駝而遁車帳兵械悉為彥卿所獲及德光入汴
召而責之彥卿曰臣事晉主不敢愛死今日惟命德光

笑而釋之即遣歸鎮武寧方徐宋間盜賊蜂起彥卿至
堽橋遇賊李仁恕擁衆數萬徐州彥卿至城下賊控馬
首請同入城彥卿之子昭序自城中遣人大呼曰相公
助賊何也城不可入賊之計不行相率拜馬前而去漢
祖得天下封彥卿魏國公至周封衛王加太傅改魏王
宋興加太師開寶三年引疾納節鉞退居洛下八年間
乘小駟游佛寺名園人伏其曠達性不飲酒謙恭待士
對賓客清談終日不及世務為將有謀善戰所得俸賜

皆分給士卒故人樂為用卒年七十六周世宗皇后及
太宗皇后皆其女也周恭帝及太祖兩朝俱賜詔不名
敵自陽城之敗不敢呼其名馬不飲齧則究之曰此豈
有符王耶敵主北歸其母問人曰符王安在對曰鎮彭
門曰符王不來何其失策之甚其為契丹所憚如此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下卷五